

文通釋

清·浦起龍著

史通通釋

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史通通釋

清·浦起龍著

出版兼發行：

平書局

(香港高士威道十八號)

經售處：各

大書局

承印者：各

鴻

印刷公司

裝

精裝

元元

(九龍榆樹街十八號)

港幣定價：

平裝

元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六四年五月版)

叙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僧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僧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置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鑑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僧父方手衷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瘠故紙猶昔耶。僧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僧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魄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委俾涉學家分贍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顛若畫井塙陳縣範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瑞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慎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危辭蠻古以召闇謠許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蓋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微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替主客此其可以履狹故智塞事乎吾嘆夫尤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

行也。蹠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竄，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僞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衝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讐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稿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干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輒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醡？後乎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干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僞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蹠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旣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焉。蓋其顯固塞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而網蒐備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焉，則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懶齋，張子蔭嘉玉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凱，劉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焜熒，倪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燦暉，錦文廷炫，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治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歇。

事毋足已。毋隱勞。微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僧又識。

史通原序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字修史，皆如故。兼修史以領職，則非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舊字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釋爲史臣再入東觀也。其注云：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括合當史通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之作。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作。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通兩引古事，以見命名所本。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按字數今不可定，姑仍舊本存之。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中宗元年。是時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

注詳集終

馬融三入東觀

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應召拜爲校書郎中。臨東觀典校祕書。忤太后旨。禁錮重安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

晉書本傳。華學業優博。朗贍多通。盧欽言之於文帝。除著作佐郎。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佐。

白虎通

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義。五經異同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隋經籍志。白白虎通六卷。

史通子

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別本序二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鯨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邢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貨操不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翻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余旣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

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掇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尙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已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尙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薈萃搜擇鉤鉶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尤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樑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來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劉蕭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爲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虧其史誕誕者不信黑獮弑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無類是其史慙慙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敍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詞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擣擣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繩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爲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爲推獎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

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難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賦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却一齊拉轉。既防褒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情之由來。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捨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涓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天下共見之。

史通通釋舉例

二科十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僧先先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眾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穀而疵積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例總二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喪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乖步伐從事之所。先卽其命名之所。間有省去不用。唯於短說爲然。自昔漢唐經疏通例。墨闡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闡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鐘。歸宿有地矣。况史通之爲書此段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屆。尤爲駟牡之廣衢。非等隻雞之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偏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質者，直注未詳不據，不欺與世共見。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及漫與之習也。如尙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字形之誤，更有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書採撰篇之沈綱鴻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陳言部成說部。

五曰夾釋。釋非範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述之，或遇疑似之辭。

六曰雜按。雜按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跡，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自歷行事雜說篇，蘇代所言見之。并有注非正文，非文者於史官篇定判此雜按之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雜焉。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既雜，於是又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叢之類繁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瀦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疎，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漠，字言學者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字，徵子篇序漏序字。失則脫名，班祚土班下衍雷字，以其類逆下衍者字，虛美相酬，馬遷乘傳美下傳下並衍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凡有四端，故樞曰失也。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作聰明改頭面得罪，古人莫此爲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倣此。

二曰句之違。句亦概詞也。句之遠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煩之誤在除加丹粉間者不與焉。稽舉似之。以句義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懷事類而反篇情者以句倒言則有若藉機濟物居京兆府乖文義而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之科缺至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以之比靜擇全文廣參羣籍甚至浹時稽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俟之甘苦中人。

三曰節之淆。節之淆者內篇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槐首既截則總尾亦有間今皆騎然矣至若惑經論不應以或問裁編次終篇不應以尋夫截其在外篇離合斷連歧迕失者點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族而難爲官止神行唯彼節序之煩摘史隔鈔而合序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末忤時一牘而兩端可以序之制宜非欲猶已立異制例離之斯皆隨方駁駁。

四曰簡之錯。篇節字句並有錯簡之錯。卷九內之敍傳者是節之錯。曲筆中之夫史十行者是字句之錯。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篇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準也。或逐刊定或爲證明具著卷中○者貴當必無憾如前款間嘗織諸科別而權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懶心然後卽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己孟隙親賢堂。

編次總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史通通釋舉例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註

書本傳後

史通通釋目錄

第一冊 內篇

六家第一

載言第三

世家第五

表歷第七

論贊第九

題目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採撰第十五

補注第十七

邑里第十九

二體第二

本紀第四

列傳第六

書志第八

序例第十

斷限第十二

稱謂第十四

載文第十六

因習第十八

第二冊 內篇